



神州漫笔  
张林

## 一粒银色的月光

每次，拉开缝纫机的针线抽屉，总有一抹银色的光芒在木盒子里跳跃。这散发着月色光芒的，是一枚顶针。这枚看似普通平淡无奇的顶针，却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大财富。

母亲的顶针是铝制的，月光下的母亲飞针走线，银色的顶针戴在母亲的中指上，是那浓缩的星河，绕着母亲的手指旋转……

小时候，吃完晚饭，母亲总会仔细地把煤油灯的罩子擦得晶亮。她坐在炕头一边做针线活，一边慈爱地望着趴在八仙桌旁写作业的我。

做鞋最辛苦。那年月，没钱买鞋，穿的鞋都是母亲手工做的，做鞋的原材料是穿破的旧衣服。母亲把旧衣服剪成布片子，将布片子摊在八仙桌或面板上，刷一层糨糊粘一层布片，结实实地糊上许多层，晾干后揭下来，依照一家人各自脚的大小开鞋底，厚度足有一扁指宽。做鞋时，母亲要用锥子使劲将鞋底扎透，再凭手指上的顶针将粗钢针从鞋底上顶过去，实在顶不出来的时候，还需要用钳子夹住针尖往外拔。

母亲最初拥有这枚铝制顶针的时候，顶针戴在中指上还有些松动。

记得有一次，在给我钉上衣扣子时，母亲抵住针鼻儿一用力，顶针竟然从中指上滑落，针鼻直接戳到了手指上。母亲不顾冒出血粒的手指，拿来一块布条在顶针的接口处缠了几圈，就又戴上继续给我钉扣子。因为母亲知道，生活还在继续，那些褴褛的片断需要补缀。针和线在艰难穿越后每一次抵达之处，都是一个驿站。而这个驿站，迎来送往的是母亲的手指，是母亲那枚闪着柔和光芒的顶针。我知道，母亲的千缕柔情、万般慈爱，都在顶针的陪伴下随针线一起织进了绵密密密的日子，织进了平平淡淡的岁月。

日子平静、反复，母亲的手指骨节渐渐变得粗壮并且有了弯曲，套在右手中指的顶针不再像当年，很轻易地就被取下。母亲索性就一直戴着。我跟母亲说：“不做针线活，戴着顶针多勒手，摘下来吧。”母亲却半开玩笑地跟我说：“戴在手上，多像一枚银戒指，这可是咱们家的传家之宝

啊！”当时，我还觉得好笑。

现在，仔细端详着这枚顶针，我不禁神思飞跃。你看，那密密麻麻的凹坑，遇到针顶过不去的时候，那坑就成了最好的支点，它是针最坚实可靠的后盾，敦促着针不要停滞，不可气馁，走过去是对自我的挑战，返回来也是对生活的注脚。一针一顶，一顶一针，或是执著，或是追求。顶针痛，母亲也会痛，可她们从不开口。而这，让我长大后每当想起母亲和顶针的往事，更心痛。时至今日，我才蓦然发现，顶针上那密集的凹坑，不但是金属的伤口，更是生活的结痂。它提前预备着伤，是为了承受更多的伤；它先打磨着痛，是为了承受更多的痛。它是珍稀的器物，是最坚韧、勇敢的徽章。

许多年过去，在俗世的光阴里穿梭行走，我时常会想起母亲这枚散发着月色光芒的“戒指”。它是上苍赐予母亲的一抹月光，环绕在她瘦瘦的指间，一丝一缕，呵护着她和我的每一段时光。



神州漫笔  
俞传美

## 小伯的菜园

小伯（我的母亲）的菜园是一些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构成的，一个斜三角形蔓延到梯田，菜园封面是彩色的，序章一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葱、姜、芫荽、菠菜、蒜、萝卜、大白菜、竹笋、黄豆、洋芋、包谷。小伯的菜园包罗万象、琳琅满目，还有我们三姐妹们最爱吃的大李子、大桃子、柿子如“红灯笼”……

当第一缕阳光从猫子岭射向菜园时，薅草的小伯正好一起一伏地弓在黄金分割线上，站成一棵应景的香樟树，小伯的菜园的封面灵动了，飞扬了，小鸟来了，鸡群咯咯咯，羊儿咩咩，牛儿哞哞，猪儿哼哼，我们三姐妹嚷嚷，空气湿漉漉的，瓜果小菜带着露珠，像刚洗过的笑脸好看动人，整齐划一的小葱、绿油油的黄瓜藤蔓调皮地爬上梯田坎，阳光照耀无数花蒂未落的嫩黄瓜在我嘴角晃动，我抓过一根黄瓜狠狠地咬一口，那个爽啊！小伯满脸笑容地摘下我咬过的黄瓜，把花弄掉，在衣服上擦一擦说：“吃吧，美儿，甜的。”我再咬一口，好脆好甜，小伯满意地笑脸好美。此刻南瓜露出圆圆的脸，豆角长出修长凹凸有致的身材，黄花菜娇贵地笑着，萝卜菜、白菜、鸡冠子菜、红绿的辣椒争奇斗艳，有一个大梯田的辣椒小伯不让我们摘，小伯说：“那个大梯田里的辣椒留着卖钱送美儿读书……”我趁小伯不注意偷偷越界了，因为那辣椒很大很大，辣椒杆长成了辣椒树，辣椒弯弯的像牛角，我摘下两个想烧着吃，小伯脸上有些晴转阴……香菜、茶树花、月季、芍药花的点缀，菜园变成花园。在菜园里，我是一个幸福的安琪儿，小伯乐此不疲地锄地、拔草、

施肥、浇水。全村人路过菜园，都发出啧啧赞叹。

每年二月，小伯就开始收拾她的“爱心”菜园。她先把猪圈里的猪粪挑到菜园里，然后用粪坑的粪水泼洒，发酵腐熟，再一薅锄一薅锄把肥料拌匀，把菜园的土疙瘩打碎耙平。菜园呈现出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景象时，小伯天刚蒙蒙亮就去打理成大小不等的块块菜园。布谷鸟儿破春一叫，小伯的菜园里早已长出了嫩绿的瓜菜幼苗。

在菜园里，小伯不知疲劳，她一会儿把这棵菜苗扶正，一会儿给那棵菜逮虫。嘴里不停地哼着儿歌“虫虫儿飞，虫虫儿飞，飞到嘎嘎屋里去……”唯有此时，小伯完全处于怡然自得的忘我境地！

种菜是细致的体力活。不仅耕地、除草、灭虫、一遍遍地浇水，小伯时常忙到三更半夜。随着粪桶的往返，菜蔬的根部，粪水汇集成一股股浊流，渗入干涸的土壤，输送到瓜菜根部，菜园顿时充满生机。我和小伯坐下小憩，望着关庙河夜空蓝天上繁星点点，看着萤火虫飞来飞去，听着青蛙鼓起腮高声嗯啊、嗯啊！听竹笋猛长拔节的声音，每次都泛起对未来生活的遐想。娇嫩的菜叶吃饱养分脸上晶莹的露珠，土壤中释放出来的暖洋洋的地气，大口呼吸着从多种蔬菜中散发出来的清香，这时的菜园构成一幅母女劳作亲情图。

人勤地不懒，天道酬勤。小伯的菜园丰收的时候，她让我背些瓜果蔬菜送给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们吃。她把手撮成一个“o”型喊山。“王幺妹儿，打下狗子，美儿送菜来哒！刘幺妹儿，

打下狗子，美儿送菜来哒！张家哥哥打下狗子，美儿送菜来哒！”这种声音在山谷飘荡，好温暖。

白白胖胖的竹笋吃不完的晒干，青菜吃不完焯水晒成干菜……

春节前，关庙河一河的过年猪叫。小伯宴请乡亲们吃杀猪饭，孩子们往我家狂奔，狗儿猫儿都来了，全村男女老少聚在一起，厨房里演奏着锅碗瓢勺交响曲。这时小伯的菜蔬派上用场，锅里翻滚红油汤炖排骨放上干竹笋，黄亮的扣肉下面放干腌菜，紫红色的炒猪肝、里脊肉、腰花放红红的剁椒和白色的葱果子，炒肉用的金黄色的糟辣子，项圈肉用菜豆干红辣子炒，厚肉片爆炒加大蒜煮20分钟。快熟时与凝猪血添加大锅内，放上白色的新鲜萝卜丝，搅拌均匀。待猪血变色嫩滑起锅。此时，一大锅香喷喷、热腾腾，带着原汁清香的“杀猪菜”烹饪告成。一个带铁叉叉的火炉爬上桌子，旺火上坐上一口铁锅盛满汤肉，围炉喝酒的片片肉、丝丝肉、窝窝肉、各种炒菜喷着麻辣烫香味儿，酸萝卜、泡菜、霉豆腐、腌菜走上舞台，亲人们边吃边喝，吃得满头大汗、满嘴冒油，爸爸的挚友吴大炮一句“肉尽吃饱、酒尽洗澡”把杀猪饭推向高潮，蜂蜜酒里酿成醉美乡音、乡情好温暖，此刻，一条河都会飘着小伯的菜香味儿。

小伯的菜园年代早已过去，留给我满满的回忆。如今赶上乡村振兴的好时代，乡亲们过上好日子，小伯却走了。回忆小伯以菜园地当画板、各种菜蔬作颜料，种出世间独一无二的彩色图画！那菜园洋溢着淡淡乳香，如母爱温暖如初！

华夏  
星空

## 号令石头开花（外一首）

◎唐志平（湖南）

当年，人们在斫曹长满石头的山坡  
开凿梯田，种下梦想  
结出饱满的谷穗  
如今，满坡药香飘逸出  
不屈的传奇

一幢幢豪宅，分布在蜿蜒的山路两翼  
雄鹰村，如雄鹰展开翅膀  
一座座房车，邀请四面八方游客  
共赴一场春天之约  
夹道的银杏笔直挺立  
如仪仗队，当你露露山顶的卫士

这里的每一块石头  
都是稳基因本的压舱石  
这里的每一个花蕾  
都是锦口绣心的解语花  
听从时代的号令  
请石头发话，让群芳吐蕊

## 芍药花从不失信

从不失信于春天  
芍药花年年四月竞芳菲  
开在山坡坡，开在石头缝  
开在引来凤凰的梧桐村  
开在汪洋恣肆的遍地花海里  
开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

父亲生前最爱芍药  
说它就像母亲，一生在贫瘠的土地上扎根  
在贫寒的日子里开花

今天，如约而至的妻子  
摘一朵簪于鬓边，走向花海  
她就是春风中最亮眼的那一朵

## 做一株植物

◎池墨（江苏）

把所有的名利放下  
把所有的欲望放下  
如果可以  
我愿意选择做一株植物

做一株会思考的植物  
可以仰望遥远的蓝天  
可以俯视脚下的土地  
还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和风谈一场恋爱

如果一株植物  
可以用一生来谈一场恋爱  
可以用一生来享受这种过程  
那么，就让我做一株这样的植物吧  
我相信，思念的藤蔓  
终究会抵达一个人的内心